

蘇軾詩集卷之四十五
蘇軾詩集卷之四十五

循良傳
諫諍傳
全

彭炳基抄

莆田縣志卷

諫諍傳

古者諫無專官師箴瞽誦皆諫職也秦世有御史大夫之設位列上卿漢有繡衣直指出封姦猾治大獄非常置之官唐制御史臺設中丞為憲臺長下置監察御史歷代因之遂為定制史稱韋思謙為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鵬鵠鷹鷄豈衆鳥之比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宋明以後內而郎曹外而太守皆得上疏至於災異求言更不拘常職是諫諍一道不獨言官為然也清制設六科給事中為監察御史陞階給事中主封還詔令御史主彈劾科舉置諸禁近之地均稱耳目之官至是諫諍始有專責矣故事御史風聞言事言雖切直朝廷亦不加刑所以保障獨立者法至詳備莆自宋以後忠諫諍抗直之臣史冊相望或放流不悔或拜杖為榮恥喋聲之寒蟬作朝陽之鳴鳳茲採其風節卓著者數十人別為

諫諍傳以見彈劾權獨立異代同符云

宋

黃隱字仲光璞五世孫治平四年進士是歲族父君俞試開封第一四黜禮部
隱上書乞以所得恩命命君俞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戶隱知無錫縣以
最聞元豐中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直敢言無所畏避時尚王氏
學神宗召問隱以司馬光對不稱旨及問福建茶鹽利害條對甚悉上嘉納
之元祐初為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出守泗州謝表云韓
莊之風不哀秦晉之患將起猶為王氏發也歷監司守郡坐尊司馬氏學入
元祐黨籍臨終戒家人毋得請致仕徽宗聞而異之與一子官五世孫黼黼
乾道五年進士歷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慶元初韓侂胄攻偽學愈急黼上言
治道在黜惡任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名入黨禁終權刑部
侍郎

許搏字公執建炎三年恩賜進士調泉州教授以參政謝克家薦召對改祕書省正字累遷監察御史南渡後典籍文物十無一存歲當科舉以搏明習掌故遷禮部郎中搏辨決真偽士流肅清宣和間嘗以事忤秦檜至是檜得政搏乞祠歸以宣教郎終

丁伯桂字元暉祕書郎彥先之曾孫也嘉泰二年進士補永春縣尉調寧德縣丞歷知廣州南海縣通判肇慶府寶慶間史彌遠擅國所拔士非節則娶其言曰閩人難保尤惡莆士如陳宓鄭寅之流皆掃影滅迹於是朝無莆人伯桂銓知循州側當朝見彌遠見曰是異於莆人者留提轄雜賣場伯桂旅擇外未嘗一詣相府累遷宗學博士紹定四年火災應詔略曰比年大風顛木巨浸成淵雷發先春日來背氣虎出乎菽龍關近畿疫氣流行妖星伏見恬不之悟天安得而不怒怒則激激則烈矣宗廟為墟神御驚動車駕當哭臨太廟下罪己之詔然猶避忌回護殿步二帥知有陛下宮室知有大臣私第

而不知有宗廟非所以忠陛下愛大臣也夫有在感悟必有六更張今貪酷之吏滿天下皆由權勢庇之苞苴啟之參選者伸縮於吏胥之手干進者奔走於廨役之門壬辰輪對曰一春多寒二月暴雪流星晝隕太白經天浙江東湖旱勢綿濶近畿得雨又慮浸淫在我既無決烈更革之規在天亦有遲遲未解之勢又言開闢以來有常道進賢退不肖功賞罰罪是也今進退賞罰一切反常宜盡拔臺萊之士布滿周行毋植蕭艾盡遣星鳳之彥參錯方岳毋用虎狼彌遠憾益甚彌遠卒除樞密院編修官伯桂論對首乞去臺諫副封令中外薦剋得自舉復近臣宴見百官集議舊制次言居憂者汲汲起復舉世無孝子注闕者汲汲奏辟舉世皆躁士嗜進者因輿臺以通權要舉世無廉恥之人宜作而新之理宗嘉納端平元年以伯桂及李宗勉為監察御史初入臺時金已為蒙古所滅伯桂上疏曰故相史彌遠當國二十七年於法當敗所以不敗者用兵一事猶能謹重必迫而後動故雖敗而猶存暮

年輕信兄子交韃滅金其謬甚矣更化未數月而遽欲收古人七年即戒十年生聚教訓百年勝殘去殺之功謬不愈甚乎宜修沿江守備以增一重藩離戒三帥無倖近功疏入詔旦帝袖示大臣三京告捷伯桂方監太學解試考官欲以長安復見官儀命題伯桂曰吾方累疏諫止君等乃以一題懲忠乎未信宿三師還旆矣伯桂疏言輕舉之誤小遂非之誤大今移兩淮糧械於邳徐唐鄧等州猶循危轍冀雪前恥昔斜谷之退孔明責已枹頭之辱桓溫遷怒愈變愈差不可不慮曷移戰力為守謀復論彌遠在時楮幣窮而不變羽書亟而不報注擬壅而不行一旦更張內則空內府累世之藏而楮賤自若外則八陵之圖甫南馳而三帥之旆已北指矧收召廣進用驟有一月而數遷者前日之病在於緩今日之病在於速矣二年貢舉敕榜有不敢諛怪之語伯桂奏諫為今日之患怪不足慮恐有以直為怪者乞詔主司專點諛佞又言元祐轉為紹聖當在八年嘉祐變局門牆小人終身屏迹十年之

後方見不克終之漸今改絃未再期已經為善之迂用賢之無益臣謂此事
違衆而動是賢者之言未遠也真德秀齋志而沒是賢者之志未行也然則
將取其不善者而行之歟理宗屢歎治効不進有請用私邸舊人者伯桂爭
曰慶曆初盜起東南西兵未解仁宗所選任不過杜範韓富數人而已王安
石變法先結張若水藍元振輩以為腹心及神宗遣二人視府界所行青苗
皆云小民便樂之今小人不過用安石故知奈何陸其術中乎又言陛下待
過定策之臣不為文宣二帝之少恩足矣今札諭群臣曰朕欲保持汝毋据
撫不亦異乎尊崇李生之親一尊英孝二祖之故典足矣今營繕第高大
寢園不亦異乎官寺窟穴不窒左道出入無間小官鹽賞至煩御封道宮事
目上達天聽此尤異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獨不能如先正對
中使禁內批乎或使之回奏曰臣某以為不可乎近臣或薦某人有才伯桂
曰自古小人自持一論自為一黨今能為君子之言締君子之交蓋有君子

而庇小人者其在言路二年疎免屢皆切中時病三年陞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院起居郎又兼中書舍人嘉熙元年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由御史八遷皆兼史職伯桂雖出臺然歲中輪對一直前奏事三進已見二於其宮禁言勤廟堂除授賢佞去留否泰消長之際指陳愈峻蒙古比歲入寇伯桂言大臣操舟主柄者也若先徬徨動色同舟之人將若何宜凝心志慮以應事變時郊迫祀夕天大雪兩伯桂曰陛下以好賢受諫聞天下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留中易置諫官御史如奕碁此致異之大者韓休除節度使致仕伯桂封還曰比者后家一門雙節議者猶謂曷不移此募戰士今休一賓贊之臣願畀以節旄如祖宗舊典何命遂寢閩美人進封親屬加恩者百餘人伯桂請俟三邊清寧然後舉行詔如所議未修未幾余天錫自福建召還且大用近臣多先通殷勤伯桂駁論曰閩樂土以處天錫足矣召之徒使陛下有私故人之名言者必起而攻之非所以愛天錫也疏入宰相喬

行簡承帝旨促書讀行不伯桂已病猶堅執如初越數日王伯桂精聲律然素清修不以藝掩德也子南叟監海州海口鎮調監泉州市舶務

陳煒字先仲祖雅隆興元年進士知長溪縣煒登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台州推官適歲旱郡守李宗勉委煒檢放所至集隅保田鄰計畝劑分無錫銖差他官所甲或交訟惟煒手稱公平郡有獄久不決提刑司檄煒覆鞠煒偵死者脛舊有瘍曰吾得其情矣由是官吏被誣失入者獲昭雪宗勉大喜以京秩薦知永福移知吉州大和縣以撙節錢代輸貧民逋稅會建督閩諸郡困於軍需勅苗頭計增斛面縣額不下十萬石煒袖告敕詣郡力爭曰此等數歛不可使邑人稱自陳知縣始某有去而已郡守江之泰為備申果得請而還是始宗勉已當國力薦煒可用得旨以審計召煒輪對奏鼎足有承君之象廟堂無任責之人懦而不能為知而不敢為或者靡所不為指當時大臣而言也歲餘遷國子監主簿未兩月御筆除監察御史再辭不允甫供職上章

彈執政不才中外駭愕有令換疏煒答以頭可斷疏不可換淳祐二年除廣東轉運判官適宰相史嵩之上客為潮州守暴橫特甚煒疏罷之嵩之以是怒煒未幾奪職罷歸初煒之出臺也衆疑煒主嵩之及劾潮守疏入始稱煒無私鄭清之再相欲以卿貲處之理宗威然曰煒曾論李宗勉宗勉賢相也清以遂不敢復言然煒實未嘗論宗勉論宗勉者乃陳震理宗以同姓誤記耳久之方悟起知潮州舊時郡計取科科罰兩造負者納贖罪錢煒首釐革民相勸遷善不敢犯尋提舉廣東市舶一切官吏強賣乾沒恣例悉嚴禁之海賈五市舟來如織帝知煒清介召為太常寺卿為言者所沮而止咸淳四年卒積階至朝議大夫

林彬之字元賈其先福州人徙居莆端平二年進士調福建常司幹官爭權鹽新議上帥漕數千言曰此法累行山有紅巾海有孫恩矣議遂寢擢監察御史首疏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今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

法意將盡之餘主以一樞翼以群小恐利未興而害先及又誦皇祐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語且曰今陛下春秋過於仁宗時決大議立大本尤不可緩又言彌遠用鄭損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嵩之召北兵入城而兆襄樊之變今主兵之臣竭財大農以守不戰之野徒曰金來自去可以苟安非計之得也九年春積陰彌月彬之以為必有召怨於民者民怨釋則天意回矣遂極陳科抑權法括田三害夏四月朔日食又抗言扶陰抑陽三事十年仲冬雷又言一陽方復內卦為震而有雷聲之異豈天以此示警為國本計乎理宗曰朕志已定十一年春將有事於明堂史嵩之規為相彬之力言乞扶公論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十二年除殿中侍御史仍持講首疏劾臨安尹擅利病民卒移尹越州又言繼尹余晦不當以私意辱右庠士致三學撓堂而去罷之除權工部侍郎每緣經義規切君德會遣余晦諭蜀彬之言晦不可遣乞外以集英殿殿修撰知婺州景定三年以先朝耆舊即家除寶章

閤待制命未至卒彬之事繼母孝居家有檢束立朝無附麗平日謙信若無異同及廷爭是非寧忤不辱安於清貧食不重味身無鮮衣自少至老未嘗釋卷云

明

方徵字可久大琮六世孫洪武癸丑進士授給事中兼齊王府錄事志節甚偉太祖一日晚朝退顧徵問知有母次日賜白金給驛歸省還京改監祭御史月餘陞懷慶知府時因星變求言徵首言風憲臣以激濁揚清為職今乃計其事蹟多寡定為優劣以故不聞旌拔廉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職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罰明信乃勸懲之道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顧皆陞布政使其何以示勸懲哉餘皆關係時政上諭旨安然率齊東海軍民內附朱參政鄉里舊人有才幹故皆議功能而擢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人多徵職罰者何官宜具實

以聞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事以實之坐是降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年三十二

鄭雲字行從伯玉商洪武戊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陞湖廣僉事改山西以事左遷兗州府同知復陞廣東右參議為人廉慎仁恕詩詞文采亦有過人者年未五十卒

黃耕字希尹父性初工詩與壺山文會嘗廬墓有甘露之祥耕洪武丙午科鄉薦入太學擢吏部給事中凡獻替可否不敢洩人無知者再遷都給事成祖時尤注意近臣耕農夕左右授諸司章奏糾舉違謬諸曹憚之或出納惟謹由是眷遇日隆一日朝暇帝曰黃耕南人雖言語蹇澁而忠靖有餘當依法出任方面適丁母憂特賜猪幣百緡助葬蓋異數也服闋補禮科時四方貢獻無虛日禮科事特煩竟以奏對蹇澁左遷撫甯縣丞撫甯在北欲其習正音也而耕糾劾鯁直觸當道忌再調交趾清潭耕怡然不以介意兩地均

有善政尋告歸卒

方鯉字庭訓大琮裔永樂戊戌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性資剛果遇事必為號
村御史遷知彰德府丁內艱服闋改紹興府前後皆大郡鯉以嚴明治之吏
畏民愛久之致仕卒

楊琅字朝重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甲申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憲宗登極詔各處
鎮守內臣俱停罷不復設民情大悅成化元年傳言有內侍貢獻希復差鎮
守琅即上章反覆言內臣不可預政偉門不可輕啟疏留中不發然鎮守亦
不復差矣大司馬王竑素負重望引疾家居琅上言宜起用以獎恬退給事
中王徽等以直言斥邊方修撰羅倫以正論補外職琅均上疏乞留不報其
他所論列尤多時號敢言御史二年差清軍江西旋巡按浙江皆寬簡行事
不吹毛索瘢以沽名擢山東僉事提督學政斟酌教條寬嚴適中一以至公
行之至東阿病作自起更衣冠端坐卒於舟中琅居家孝友治官端介人無

問言云

朱寬字宏裕，後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成化改元，與同官王徽等五人陳言五事，其一言保全內官貴近，銜之太監牛玉有罪，貶居南京。寬復與徽等上疏論玉至當死之罪，四宜梟首街市，且謂內閣大官阿徇不言，亦有黨惡欺君之罪。未復，申前疏保全內官之說，一不許。與聞國政，二不許。與外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弟姪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反覆千餘言，尤為切直。用事者因媒孽之，左遷潼川州判官。與教勸農舉利，剔蠹被省，檄建表京師，還任道卒。

林誠字貴實，天順甲申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嘗因星變上言：內閣大學士商輅當康定易儲時，不能執節宜策免，憲宗謂輅時有諫言，外人不及知，誠復疏論之。忤旨，下詔獄。廷杖遂因疾歸。養母家居十餘年。成化末，起復職，以疾告致仕。卒。子近龍，正德戊辰進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疏發營建及大學

士勸賁柄文鬻賄二事陞廣東按察司簽事

黃譽字廷永少有志操剛果自立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戊辰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材氣高人所至摧奸去暴號括地黃喻除革盡絕也景泰改元遷浙江僉事時有內官陳姓者至寧波市舶縱其義兒為暴莫敢誰何聞譽至皆來赴訴譽執之立斃杖下群奸震懾尋擢本省參政改湖廣卒于官三子楊秀秩皆舉鄉薦楊成化丁未進士官編修為人侃直有父風

林正字克全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勤敏有風力嘗巡視山東直抵儀真運河苴罽濬湮令兩涯植柳以固堤岸往來舟楫便之先是沿河郡縣皆設淺鋪鋪有夫出楮芻有定數以者民典之率受賂欺蔽芻不登於官正至令民視芻價減半折納其弊遂革所轄郡縣有吏流通人行過風水泛溢多溺死者為造橋梁十二所人免病涉十一年巡按蘇松常鎮四郡松江府大姓生奸誘人財正鞠得其狀白之丹陽知縣蔡其善交納權貴正按其不法事

權貴交口為救解正弗為動奪其官明年巡按廣東首詢民瘼豪黠吏望風
斂迹甫三月以疾卒年僅四十一

黃建字汝器成化丙戌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故事進士偉儀觀音洪亮無
南語則選給事中建獨以才望得之汪直擅柄王越相倚為奸利建極言之
帝逐二人及其黨改禮科給事中秩滿出為浙江參議巡視溫處銀礦礦故
已竭率輸自民以糧為差新礦間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建擒盜魁散其
徒疏請塞礦罷課從之凡官為是設者俱別調用建乃改雲南其屬衛糧多
衛僚攬之輸不以時為嚴設禁限桀驁者置之法自是逋負悉輸納擢貴州
參政其地獠夷雜居鎮以簡靜以薦遷右布政轉左布政普安賊婦米魯為
朝變命出師征勦建總督糧儲處置有方賊平論功而建以疾卒先是建在
浙江時積勞當遷巡按御史張文意不滿敘考有貶遂不果遷後建為貴州
布政使文以事謫為照磨建略不介意且薦其才於當路識者多之所居里